

稗海二

博物志
西京雜記
七之十
一之六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三一五七	四一	二	一〇〇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號	函	架	冊
三一五七	四一	二	一〇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57
冊數	100	(2)
函號	370		44



博物志卷第七

異聞

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

馮夷華陰潼鄉人也得仙道化為河伯豈道同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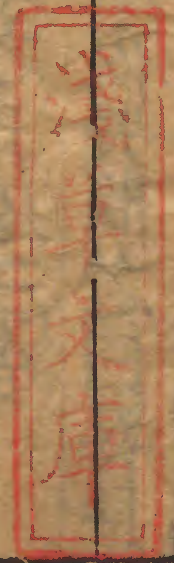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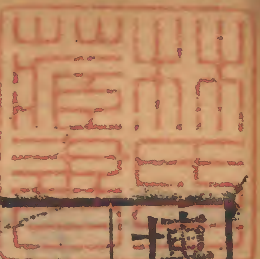
仙夷乘龍虎水神乘魚龍其行恍惚萬里如室

夏桀之時為長夜宮于深谷之中男女雜處十旬不

出聽政天乃大風揚沙一夕填此宮谷又云石室

瑤臺關龍逢諫桀言曰吾之有民如天之有日日

亡我則亡以為龍逢妖言而殺之其後復于山谷



下作宮在上者老相與諫桀又以為妖言而殺之
夏桀之時費昌之河上見二日在東者爛爛將起在
西者沈沈將滅若疾雷之聲昌問于馮夷曰何者
為殷何者為夏馮夷曰西夏東殷于是費昌徙疾
歸殷

武王伐紂至盟津渡河大風波武王操戈秉麾麾之
風波立霽

魯陽公與韓戰酣而日暮援戈麾之日返三舍

太公為灌壇令武王夢婦人當道夜哭問之曰吾是

東海神女嫁于西海神童今灌壇令當道廢我行
我行必有大風雨而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雨
過是毀君德武王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夜果有疾
風暴雨從太公邑外過

晉文公出大蛇當道如拱文公反脩德使吏守蛇吏
夢天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覺而視蛇則自死也
齊景公伐宋過泰山夢二人怒公謂太公之神晏子
謂宋桓湯與伊尹也為言其狀湯皙容多髮伊尹
黑而短即所夢也景公進軍不聽軍鼓毀公怒散

軍伐宋

徐偃王志云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爲不祥弃之水濱獨孤母有犬名鵠蒼獵于水濱得所弃卵啣以東歸獨孤母以爲異覆煖之遂螭成兒生時正偃故以爲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錄取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鵠蒼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又葬之徐界中今見云狗襲偃王旣王其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已得天瑞遂因名爲弓自稱徐偃王江淮諸侯皆

伏從伏從者三十六國周王聞之遣使來聘一日至楚使伐之偃王仁不忍鬪害其民爲楚所敗逃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後遂名其山爲徐山山上立石室有神靈民人祈禱今皆見存

海水西夸父與日相逐走渴飲水河謂不足北飲大澤未至渴而死棄其策杖化爲鄧林

澹臺子羽渡河齎千金之璧于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蛟挾船子羽左操璧右操劍擊蛟皆死旣

渡三投壁于河伯河伯躍而歸之子羽毀而去

荆軻字次非渡鮫夾船次非不走斷其頭而風波靜

除周日用曰余嘗行經荆將軍墓墓與羊角哀冢
鄰昔安伯施云為荆將軍所伐乃在此也其地

在死陵之源求見其墓
碑將軍名軻次非字也

東阿王勇士有蕃丘訢過神淵使飲馬馬沈訢朝服

拔劍二日一夜殺二鮫一龍而出雷隨擊之七日

夜眇其左目

漢滕公薨求葬東都門外公卿送喪駟馬不行跼地

悲鳴跑蹄下地得室石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

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葬焉

衛靈公葬得石槨銘曰不逢箕子靈公奪我里

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死葬銘曰

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壘非盜非康不封不

樹作靈乘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

元始元年中謁者沛郡史岑上書訟王宏奪董賢壘

綬之功

靈帝和光元年遼西太守黃翻上言海邊有流屍露

冠絳衣體貌完全使翻感夢云我伯夷之弟孤竹

博物志 卷之七
君也海水壞吾棺槨求見掩藏民有襁褓視皆無疾而卒

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時冢者宮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著宮內常置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序后崩哭泣過禮遂

死焉

見述異說

漢末發范明友冢奴猶活明友霍光女聿說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似此奴常遊走於民間無止住處今不知所在或云尚在余聞之于人可信

而目不可見也

大司馬曹休所統中郎謝璋部曲義兵奚懷息女年四歲病疫故埋葬五日復生太和三年詔令休使父母同時送女來視其年四月三日病死四日埋葬至八日向墟入採桑聞兒生活今能飲食如常京兆都張潛客居遼東還後爲駙馬都尉關內侯表言故爲諸生太學時聞故太尉常山張顥爲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雉飛翔近地市人擲之稍下隋民爭取之卽爲一員石言縣府顥令搥破之得

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顯表上之藏于官庫後議
郎汝南樊行夷校書東觀表上言堯舜之時舊有
此官今天降印宜可復置

孝武建元四年天雨粟孝元景寧元年南陽陽郡雨
穀小者如黍粟而青黑味苦大者如大豆赤黃味
如麥下三日生根葉狀如大豆初生時也

代城始築立板榦一旦亡西南四五十板于澤中自
立結艸爲外門因就營築焉故其城直周三十七
里爲九門故城處爲東城

七卷終

博物志卷第八

史補

黃帝登仙其臣左徹者削木象黃帝帥諸侯以朝之
七年不還左徹乃立顯頊左徹亦仙去也

堯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揮

竹竹盡斑

處士東鬼塊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章疆者攻弱
者守敵戰城郭蓋禹始也

大姒夢見商之庭產棘乃小子發取周庭梓樹樹之

于闕聞梓化為松柏棫柞覺驚以告文王文王曰
慎勿言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萬物自來天
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潦東流天不享于
殷自發之生于今十年商羊在牧水潦東流天下
飛蝗滿埜日之出地無遺照乎

武王伐殷舍于幾逢大雨焉革輿三百乘甲三千一
日一夜行三百里以戰于牧野

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達而勿多也祝雍曰近于
民遠于佞近于義嗇于時惠于財任賢使能陛下

摘顯先帝光耀以奉皇天之嘉祿欽順仲壹之言

曰遵竝大道郊域康阜萬國之休靈始明元服推
遠童稚之幼志弘積文武之就德肅懃高祖之清
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歲歲與天無極

右孝昭用成王冠辭

止雨祝曰天生五穀以養人民今天雨不止用傷五
穀如何如何靈而不幸殺牲以賽神靈雨則不止
鳴鼓攻之朱綠繩縈而劬之

請雨曰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神降甘雨庶

博物志
物群生咸得其所

禮記曰孔子少孤不知其父墓母亡問于鄒曼父之
母乃合葬于防防墓又崩門人後至孔子問來何
遲門人實對孔子不應如是者三乃潛然流涕而
止曰古不脩墓蔣濟何晏夏侯玄王肅皆云無此
事注記者謬時賢咸從之周日用曰四士言無者
後有何理而述之在愚
所見實未之有矣且微在與梁紇楚合而生事多
隱之况我丘生而父已死既隱何以知之非問曼
父之母安得
合葬于防也

孔子東遊見二小兒辯鬪問其故一小兒曰我以日

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小兒曰以日出

時遠而日中時近一小兒曰日初出時大如車蓋

及日中時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大者近乎一

小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中而探湯此不為

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謂兩小兒曰孰

謂汝多知乎亦出列子周日用曰且當時向熱者
炎氣直下也譬猶火氣直

上而兩旁者其炎涼可悉耳是明
初出近而當中遠矣豈聖人對手

子路與子貢過鄭神社杜樹有鳥神牽率子路子貢

說之乃止

春秋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公羊傳曰有以告者孔子曰訖為來哉訖為來哉

盧氏曰以其時非應故孔子泣而感

之麟口吐三策
蓋天使報聖人

左傳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

燕太子丹質于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思欲歸請于秦王王不聽諫言曰令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而歎烏即頭白俯而嗟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為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驅馳過之而橋不發遁到關關門不開丹丹為雞鳴于是衆雞悉鳴遂歸

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鈞刺條為竿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于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鈞不申竿不撓

薛譚學謳于秦青未窮青之旨于一日遂辭歸秦青乃餞于郊衢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返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遺糧過雍門鬻歌假食而去餘響遶梁三日不絕左右以其神弗去過逆旅凡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喜歡忭舞弗能自禁乃

厚賂而遣之故雍門人至今善歌哭效娥之遺聲也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于中山藉芳燔林燁赫百里有
人從石壁中出隨烟上下若無所之經涉者襄子
以爲物徐察之乃人也問其奚道而處石奚道而
入火其人曰奚物爲火襄子曰不知也魏文侯聞
之問于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於夫
子和者同于物物無得而傷闕者遊金石之間及
蹈于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

剗心知去商未能也雖試語之而卽暇矣文侯曰
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而不爲之侯不悅
更羸謂魏王曰臣能射爲虛發而下鳥王曰然試可
于此乎曰聞有鳥從東來羸虛發而下之也

澹臺子羽子溺水死欲葬之滅明曰此命也與螻蟻
何親與魚鼈何讎遂使葬

列傳云聶政刺韓相白虹爲之貫日要離刺慶忌彗
星襲月專諸刺吳王僚鷹擊殿上

齊相公出因與管仲故道自燉煌西涉流沙往外國

沙石千餘里中無水時則有沃流處人莫能知皆乘駱駝駱駝知水脉遇其處輒停不肯行以足踢地人于其蹋處掘之輒得水

楚熊渠子夜行射寢石以爲虎伏矢爲沒羽

漢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澤以求神仙之道時西主母遣使乘白鹿告帝當來乃供帳九華殿以待之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紫雲車而至于殿西南面東向頭上戴七種青氣鬱鬱如雲有三青鳥如鳥大使侍母旁時設九微燈帝東面西向王

母索七桃大如彈丸以五枚與帝母食二枚帝食桃輒以核著膝前母曰取此核將何爲帝曰此桃甘美欲種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唯帝與母對坐其從者皆不得進時東方朔竊從殿南廂朱鳥牖中窺母母顧之謂帝曰此窺牖小兒嘗三來盜吾此桃帝乃大恠之由此世人謂方朔神仙也

君山有道與吳包山潛通上有美酒數斗得飲者不
死漢武帝齋七日遣男女數十人至君山得酒欲

飲之東方朔曰臣識此酒請視之因一飲至盡帝欲殺之朔乃曰殺朔若死此為不驗以其有驗殺亦不死乃赦之

博物志卷第九

雜說上

老子云萬民皆付西王母唯王聖人真人仙人道人之命上屬九天君耳

黃帝治天下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以其數百年故曰黃帝三百年上古男三十而妻女二十而嫁曾子曰弟子不學古知之矣貧者不勝其憂富者不勝其樂

昔西夏仁而去兵城郭不脩武士無位唐伐之西夏

云昔者玄都賢鬼神道廢人事其謀臣不用龜策
是從忠臣無祿神巫用國

榆罔氏之君孤而無徒曲沃進伐之以亡

昔有巢氏有臣而貴任之專國主斷已而奪之臣怒
而生變有巢氏以民昔者清陽強力貴美女不治
國而亡

昔有洛氏宮室無常園池廣大人民困匱商伐之有
洛以亡

神仙傳曰說上據辰尾爲宿成星降爲東方朔傳說

死後有此宿東方生無歲星

曾子曰好吾者知吾美矣惡我者知吾惡矣

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
生乎空桑

箕子居朝鮮其後伐燕復之朝鮮亡入海爲鮮國師
兩妻黑色珥兩青蛇盖勾芒也

漢興多瑞應至武帝之世特甚麟鳳數見王莽時郡
國多稱瑞應歲歲相尋皆由順時之欲承旨求媚
多無實應乃使人猜疑

千霄伐楚燔其府庫破其九龍之鐘

著一千歲而三百莖其本以老故知吉凶著未大于本為上吉筮必沐浴齋潔食香每日望浴著必五浴之浴龜亦然明夷曰昔夏后筮乘飛龍而登于天而牧占四華陶陶曰吉昔夏啟筮徙九鼎啟果徙之

昔舜筮登天為神牧占有黃龍神曰不吉武王伐殷而牧占著老著老曰吉桀筮伐唐而牧占熒惑曰不吉昔鮪筮注洪水而牧占大明曰不吉有初無

後

著未大于本為上吉次蒿次荆皆如是龜著晷月望浴之

水石之怪為龍罔象木之怪為躡魍魎土之怪為獫羊火之怪為宋無忌

鬪戰死亡之處其人馬血積年化為磷磷著地及艸木如露略不可見行人或有觸者著人體便有光拂拭便分散無數愈甚有細咤聲如炒豆唯靜住良久乃滅後其人忽忽如失魂經日乃差今人梳

頭着脫衣時有隨梳解結有光者亦有咤聲

風山之首方高三百里風穴如電突深三十里春風

自此而出也何以知還風也假令東風雲反從西

來詵詵而疾此不旋踵立西風矣所以然者諸風

皆從上而下或薄于雲雲行疾下雖有微風不能

勝上上風來則反矣

春秋書鼯鼠食郊牛牛死鼠之類鼯鼠小者食物當時

不覺痛世傳云亦食人項肥厚皮處亦不覺或名

甘鼠俗人諱此所嚙衰病之徵

鼠食巴豆三年重三十斤

婦人如猴木頭三月分食其肉則生鼠

竹影而太初反身於人知必生鼠

竹影而太初反身於人知必生鼠

竹影而太初反身於人知必生鼠

竹影而太初反身於人知必生鼠

竹影而太初反身於人知必生鼠

博物志卷第九終

博物志

卷之九

三

書諷詠之音不聽淫聲不視邪色以此產子必賢
明端正壽考所謂父母胎教之法

盧氏曰子之得清純滋液則生

仁聖謂錯亂之年則生貪淫子因母氣也故古者婦人妊娠必慎所感

感于善則善感于惡則惡矣妊娠者不可啖兔肉

又不可見兔令兒唇缺又不可啖生薑令兒多指

異說云瞽叟夫婦凶頑而生舜叔梁紇淫夫也徵在

失行也加又野合而生仲尼焉安在有胎教也

盧氏

曰夫甲及寅年生者聖以年在歲德在甲寅之年生者則然矣亦由天生也亦由父母氣也古者元氣清故多聖今者俗淫陰濁故無聖人也

豫章郡衣冠人有數婦暴面于道尋道爭分銖以給

其夫輿馬衣資及舉孝廉更取富者一切皆給先

者雖有數年之勤婦子滿堂室猶放黜以避後人

諸遠方山郡幽僻處出蜜蠟人往往以桶聚蜂每年

一取

遠方諸山蜜蠟處以木為器中開小孔以蜜蠟塗器

內外令遍春月蜂將生育時捕取三兩頭著器中

蜂飛去尋將伴來經日漸益遂持器歸

人藉帶眠者則夢蛇

鳥啣人之髮夢飛

王忞張衡馬均皆冒重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死問其故無恙人曰我飲酒病者食死者空腹人以冷水自漬至膝可頓啖數十枚瓜漬至腰啖轉多至頸可啖百餘枚所漬水皆作瓜氣味此事未試人中酒不解治之以湯自漬卽愈湯亦作酒氣味也

昔劉玄石于中山酒家沽酒酒家與千日酒忘言其節度歸至家常醉而家人不知以爲死也權葬之酒家計千日滿乃憶玄石前來酤酒醉向醒耳往視之云玄石亡來三年已葬于是開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

舊說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濱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于查上多齎糧乘槎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星月日辰自後芒芒忽忽亦不覺晝夜去十餘日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說來

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岍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

人有山行墮深澗者無出路饑餓欲死左右見龜蛇甚多朝暮引頸向東方人因伏地學之遂不饑體殊輕便能登巖岍經數年後竦身舉臂遂超出澗上卽得還家顏色悅澤頗更黠慧勝故還食穀啖滋味百餘日中復本質

天門郡有幽山峻谷而其上人有從下經過者忽然踊出林表狀如飛仙遂絕迹谷中如此甚數遂名此處爲仙谷有樂道好事者入此谷中洗沐以求飛仙往往得去有長生意思人疑必以妖怪乃以大石自墜牽一犬入谷中犬復飛去其人還告鄉里募數十人執杖揭山艸伐木至山頂觀之遙見一物長數十丈其高隱人耳如鯢箕格射刺殺之所吞人骨積此左右已成封有鱗開口廣丈餘前後失人皆此鱗氣所噏上于是此地遂安穩無患

博物志卷第十終

里墓樓十人梓林樹山輒於木至山頂購之蓋良
大不自劉牽一大人谷中大斂飛去其人還吾
乘山卦卦卦去育身坐意思人疑必以杖對以
批遠為山谷有樂道故事人批谷中夫木以未
融出林素燥吹乘山卦卦卦谷中吹其樓卷
天門樞在幽山剡谷而其土人休於下其蓋昔忽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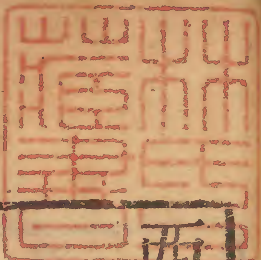
西京雜記卷第一

丹陽葛洪稚川集

明會稽商濬校

漢高帝七年蕭相國營未央宮因龍首山製前殿建
杜闕未央宮周迴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街道
周迴七十里臺殿四十三其三十二在外其十一
在後宮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一亦在後宮門闈凡
九十五

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吾夷教習水戰因而於上游
戲養魚魚給諸陵廟祭祀餘付長安市賣之池周



迴四十里

漢制宗廟八月飲酎用九醞太牢皇帝侍祠以正月
巨作酒八月成名曰酎一曰九醞一名醇酎

京師大水祭山川以止雨丞相御史二千石禱祠如
求雨灋

天子筆管以錯寶爲跗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師路扈
爲之以雜寶爲匣厠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

漢制天子王凡冬則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几以象牙
爲火籠籠上皆散華文後宮則五色綾文以酒爲

書滴取其不凍以玉爲硯亦取其不凍夏設羽扇
冬設繪扇公侯皆以竹木爲几冬則以細剡爲橐
以憑之不得加綈錦

武帝時西域獻吉光裘入水不濡上時服此裘以聽
朝

高帝戚夫人善鼓瑟擊筑帝常擁夫人倚瑟而絃歌
畢每泣下流漣夫人善爲翹袖折腰之舞歌出塞
入塞望歸之曲侍婢數百皆習之後宮齊首高唱
聲入雲霄

戚姬以百鍊金爲彊環照見指骨上惡之以賜侍兒
鳴玉耀光等各四枚

趙王如意年幼未能親外傳戚姬使舊趙王內傳趙
媼傳之號其室曰養德宮後改爲魚藻宮

惠帝嘗與趙王同寢處呂后欲殺之而未得後帝早
獵王不能夙興呂后命力士於被中縊殺之及死
呂后不之信以綠囊盛之載以小駟車入見乃厚
賜力士力士是東郭門外官奴帝後知腰斬之后
不知也

樂遊苑自生玫瑰樹下多苜蓿苜蓿一名懷風時人
或謂之光風風在其間常蕭蕭然日照其花有光
采故名苜蓿爲懷風茂陵人謂之連枝草

太液池邊皆是彫胡紫籜綠節之類菰之有米者長
安人謂爲彫胡葭蘆之未解葉者謂之紫籜菰之
有首者謂之綠節其間鳧雛鴈子布滿充積又多
紫龜綠鼈池邊多平沙沙上鷓鴣鷓鴣鷓鴣鴻鴈
動輒成群

終南山多離合草葉似江離而紅綠相雜莖皆紫色

氣如蘿勒有樹直上百丈無枝上結藂條如車蓋
葉一青一赤望之班駁如錦繡長安謂之丹青樹
亦云華蓋樹亦生熊耳山

漢帝相傳以秦王子嬰所奉白玉璽高祖斬白蛇劍
劍上七采珠九華玉以爲飾雜廁五色琉璃爲劍
匣劍在室中光景猶照於外與挺劍不殊十二年
一加磨瑩刃上常若霜雪開匣拔鞘輒有風氣光
彩射人

漢綵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鍼於開襟樓俱以習

之

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采婉轉絲
繩繫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舊傳此鏡照
見妖魅得佩之者爲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
及卽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常以琥珀筭盛之
緘以戚里織成錦一曰斜文錦帝崩不知所在
霍光妻遺淳于衍蒲桃錦二十四匹散花綾二十五
匹綾出鉅鹿陳寶光家寶光妻傳其法霍顯召入
其第使作之機用一百二十鑷六十日成一匹匹

直萬錢又與走珠一琲綠綾百端錢百萬黃金百兩爲起第宅奴婢不可勝數行猶怨也吾爲爾成何功而報我若是哉

濟陰王興居反始舉兵大風從東來直吹其旌旗飛上天入雲而墮城西井中馬皆悲鳴不進左右李廓等諫不聽後卒自殺

五鹿充宗受學於弘成子成子少時嘗有人過之授以文石大如鷲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爲天下通儒成子後病吐出此石賦授充宗充宗又爲碩學

也

始元元年黃鵠下太液池上爲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羽肅肅兮行蹒蹒金爲衣兮菊爲裳唼喋荷荇出入兼葭自顧菲薄愧爾嘉祥

漢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武帝匣上皆鏤爲蛟龍鸞鳳龜麟之象世謂爲蛟龍玉匣

成帝設雲帳雲幄雲幕於甘泉紫殿世謂二雲殿

漢掖庭有月影臺雲光殿九華殿鳴鑿殿開襟閣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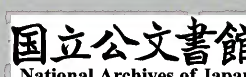
池觀不在簿籍皆繁華窈窕之所棲宿焉

趙飛鸞女弟居昭陽殿中庭彤朱而殿上丹漆砌皆
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含藍田
壁明珠翠羽飾之上設九金龍皆銜九子金鈴五
色流蘇帶以綠文紫綬金銀花鑷每好風日幡旄
光影照耀一殿鈴鑷之聲驚動左右中設木畫屏
風文如蜘蛛絲縷玉几玉牀白象牙簾綠熊席席
毛長二尺餘人眠而擁毛自蔽望之不能見坐則
沒膝其中雜熏諸香一坐此席餘香白日不歇有

四玉鎖皆達照無瑕缺窓扉多是綠琉璃亦皆達
照毛髮不得藏焉椽桷皆刻作龍蛇縈繞其間鱗
甲分明見者莫不兢慄匠人丁緩李菊巧為天下
第一締構既成向其姊子樊延年說之而外人稀
知莫能傳者

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
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為烽火樹至
夜光景常欲燃

昆明池刻玉石為魚每至雷雨魚常鳴吼鬣尾皆動



漢世祭之以祈雨往往有驗

初修上林苑群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亦有製為羹

名以標奇麗○梨十紫梨青梨實大芳梨實小大谷梨

細葉梨縹葉梨金葉梨出琅琊王野家瀚海梨出

海北耐東王梨出海紫條梨○棗七弱枝棗玉門

棗棠棗青華棗栲棗赤心棗西王棗出崑崙○栗四

侯栗榛栗瑰栗嶧陽栗嶧陽都尉曹龍所獻大如拳○桃十秦

桃桴桃緗核桃金城桃綺葉桃紫文桃霜桃霜下可食

胡桃出西域櫻桃含桃○李十五紫李綠李朱李黃

李青綺李青房李同心李車下李含枝李金枝李

顏淵李魯羗李燕李蠻李侯李○奈三白奈紫奈

花紫色綠奈花綠色○查三蠻查羗查猴查○桴三青

桴赤葉桴烏桴○棠四赤棠白棠青棠沙棠○梅

七朱梅紫葉梅紫花梅同心梅麗枝梅燕梅猴梅

○杏二文杏材有文采蓬萊杏東郊都尉于吉所獻一

仙人所食○桐三椅桐梧桐荆桐○林檎十株○枇杷

十株○橙十株○安石榴十株○棹十株○白銀

樹十株○黃銀樹十株○槐六百四十○千年長

生樹十株○萬年長生樹十株○扶老木十株○
守宮槐十株○金明樹二十株○搖風樹十株○
鳴風樹十株○琉璃樹七株○池離樹十株○離
婁樹十株○白俞榴杜榴桂蜀漆樹十株○榑四
株○樅七株○栝十株○楔四株○楓四株
余就上林令虞淵得朝臣所上草木名二千餘種隣
人石瓊就余求借一皆遺棄今以所記憶列於篇
右

長安巧工丁緩者為常滿燈七龍五鳳雜以芙蓉蓮

藕之奇又非臥褥香鑪一名被中香鑪本出房風
其法後絕至緩始更為之為機環轉運四周而鑪
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為名又作九層博山香
鑪鑪為奇禽恠獸窮諸靈異皆自然運動又作七
輪扇連七輪次皆徑丈相連續一人運之滿堂寒
顫

趙飛鸞為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飛鸞書曰今日
嘉辰貴姊懋膺洪冊謹上祿三十五條以陳踴躍
之心

金花紫輪帽 金花紫羅面衣 織成上襦 織成

下裳 五色文綬 鴛鴦被 鴛鴦襦 鴛鴦袴

金錯繡襦 七寶綦履 五色文玉環 同心

七寶釵 黃金步搖 合歡圓瑠 琥珀枕 龜

文枕 珊瑚玦 馬腦彙 雲母扇 孔雀扇

翠羽扇 九華扇 五明扇 雲母屏扇 琉璃

屏扇 五層金博山香爐 迴風扇 柳葉席

同心梅 含枝李 青木香 沈水香 香螺卮

出南海一九真雄麝香 七枝燈

飢疑肌

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能及也但

昭儀弱骨豐飢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為當

時第一皆擅寵後宮

西京雜記卷第一 終

文統 珊瑚 翠羽扇 九華扇 五明扇 雲母扇 孔雀扇
 玳瑁枕 翡翠一省 獸寶 寶
 鄧綰 蘇骨 豐煥 次工 笑語 二人 金可 收珠 玉氣 澄
 蘇司 豐 彈 甄 陳 善 行 寒 豔 聚 文 象 印 不 消 又 出 回

西京雜記卷第二

丹陽葛洪稚川集

明會稽商 濬校

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
 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
 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後匈奴入朝求美入為關
 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
 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
 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市籍
 其家資皆巨萬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為人形醜好

西京雜記 卷二
老少必得其貞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實命工爲
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
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
工於是差稀

武帝欲殺乳母乳母告急於東方朔朔曰帝忍而復
旁人言之蓋死之速耳汝臨去但屢顧我我當設
竒以激之乳母如言朔在帝側曰汝宜速去帝今
已大豈念汝乳哺時恩邪帝愴然遂舍之

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往來婁護豐辯傳食五侯間
各得其懽心競致竒膳護乃合以爲鯖世稱五侯
鯖以爲竒味焉

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
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
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
外衣麻桌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於
是朝廷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宿無逢故人
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之駿馬也一名浮
雲一名赤電一名絕群一名逸驃一名紫鷲騶一

名綠螭驄一名龍子一名麟駒一名絕塵號爲九
逸有來宣能御代王號爲王良俱還代邸

武帝時身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馬璫石爲
勒白光琉璃爲鞍鞍在闇室中常照十餘丈如晝
日自是長安始盛飾鞍馬競加雕鏤或一馬之飾
直百金皆以南海白蜃爲珂紫金爲花以飾其上
猶以不鳴爲患或加以鈴鑼飾以流蘇走則如撞
鍾磬動若飛幡葆後得貳師天馬帝以玫瑰石爲
鞍鏤以金銀鑰石以綠地五色錦爲蔽泥後稍以
熊羆皮爲之熊羆毛有綠光皆長二尺者直百金
車王孫有百餘雙詔使獻二十枚

昭帝時茂陵家人獻寶劍上銘曰直千金壽萬歲
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憊以所著鷄
鷄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爲懽旣而文君抱
頸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貰酒遂相與
謀於成都賣酒相如親着犢鼻禪滌器以耻王孫
王孫果以爲病乃厚給文君文君遂爲富人文君
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

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爲誄傳於世

慶安世年十五爲成帝侍郎善鼓琴能爲雙鳳離鸞之曲趙后悅之白上得出入御內絕見愛幸嘗着輕絲履招風扇紫綈裘與后同居處欲有子而終無胤嗣趙后自以無子常託以祈禱別開一室自左右侍婢以外莫得至者上亦不得至焉以駟車載輕薄少年爲女子服入後宮者日以十數與之淫通無時休息有疲怠者輒差代之而卒無子

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鬪雞蹴鞠以此爲懽今皆無此故以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故新豐多無賴無衣冠子弟故也高祖少時常祭枌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高帝旣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鷄

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其匠人胡寬所營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故競加賞贈月餘致累百金

漢諸陵寢皆以竹爲簾簾皆爲水紋及龍鳳之像昭陽殿織珠爲簾風至則鳴如珩珮之聲

楊雄讀書有人語之曰無爲自苦玄故難傳忽然不見雄著太玄經夢吐鳳凰集玄之上頃而滅

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躍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犴名士嘗問以

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之心矣

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詞

或問楊雄爲賦雄曰讀賦千首乃能爲之

匡衡字稚圭勤學而無燭隣舍有燭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光而讀之邑人大姓文不識家富多書衡乃與其傭作而不求償主人恠問衡衡

曰願得主人書遍讀之主人感嘆資給以書遂成
大學衡能說詩時人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
說詩解人願鼎衡小名也時人畏服之如是聞者
皆解頤懽笑衡邑人有言詩者衡從之與語質疑
邑人挫服倒屣而去衡追之曰先生留聽更理前
論邑人曰窮矣遂去不返

長安有儒生曰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乃歎
息曰粟犢反能爾邪吾終耻溺死溝中遂裹糧從
雲雲與言莊不能對逡巡而去附心謂人曰吾口

不能劇談而此中多有

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後宮人搔頭皆
用玉玉價倍貴焉

杜陵杜夫子善奕碁爲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日夫
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聖教

成帝好蹴踘群臣以蹴踘爲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
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家君作彈碁以獻
帝大悅賜青羔裘紫絲履服以朝覲

元封二年大寒雪深五尺野鳥獸皆死牛馬皆蹇踰

如蝟三輔人民凍死者十有二三

武帝爲七寶牀雜寶按厠寶屏風列寶帳設於桂宮
時人謂之四寶宮

瓠子河決有蛟龍從九子自決中逆上入河噴沫流
波數十里

文帝初多雨積霖至百日而止

王鳳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舉曰俗諺舉五日子
長及戶則自害不則害其父母其叔父曰昔田文
以此日生其父嬰勅其母曰勿舉其母竊舉之後

爲孟嘗君號其母爲薛公大家以古事推之非不
祥也遂舉之

惠帝七年夏雷震南山大木數千株皆火燃至末其
下數十畝地草皆焦黃其後百許日家人就其間
得龍骨一具鮫骨二具

高祖爲泗水亭長送徒驪山將與故人訣去徒卒贈
高祖酒二壺鹿肚牛肝各一高祖與樂從者飲酒
食肉而去後卽帝位朝晡尚食常具此二炙并酒
二壺

西京雜記 卷二
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宮築兔園園
中有百靈山山有膚寸石落猿巖棲龍岫又有鴈
池池間有鶴洲鳧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
奇果異樹瑰禽怪獸畢備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
其中

魯恭王好鬪鷄鴨及鵝鴈養孔雀鳩鵲俸穀一年費
二千石

會稽歲時獻竹簞供御世號為流黃簞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未知
也所知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與
紈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尋遷為掾史

西京雜記卷第二

燕王好方士至燕王為土容華聖人封史

出河狀建始具其暴靈又樂之曰丹陽雜記卷第二

西京雜記卷第三

丹陽葛洪稚川集

明會稽商 濬校

余所知有鞠道龍善為幻術向余說古時事有東海人黃公少時為術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以絳繒束髮立興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於東海黃公乃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行遂為虎所殺三輔人俗用以為戲漢帝亦取以為角抵之戲焉 又說淮南王好方士方士皆以術見遂有畫地成江河

撮土爲山巖噓吸爲寒暑噴嗽爲雨霧王亦卒與諸方士俱去

楊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四方之語以爲裨補軒所載亦洪意也

文帝時鄧通得賜蜀銅山聽得鑄錢文字肉好皆與天子錢同故富侔人主時吳王亦有銅山鑄錢故有吳錢微重文字肉好與漢錢不異

楊貴字王孫京兆人也生時厚自奉養死卒裸葬於終南山其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復蓋之以石欲儉而反奢也

傅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後卒斬匈奴使者還拜中郎復斬樓蘭王首封義陽侯

余少時聞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往往好斥人過以爲輕薄世人皆以爲然章後爲王莽所殺人無有敢收葬者弟子皆更易姓名以從他師敞時爲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方知亮直者不見容於冗輩中矣平陵人生爲立碑於吳章墓側在

龍首山南幕嶺上

文帝爲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苑中有堂隍六所客館皆廣廡高軒屏風幃褥甚麗

廣陵王胥有勇力常於別園學格熊後遂能空手搏之莫不絕脰後爲獸所傷陷腦而死

郭威字文偉茂陵人也好讀書以謂爾雅周公所制而爾雅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余嘗以問楊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家君以爲外戚傳稱史

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說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

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鏹巨萬家僮八九百人於北邙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內構石爲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鴛鴦牦牛青兕奇獸怪禽委積其間積沙爲洲嶼激水爲波潮其中致江鷗海鶴孕雖產穀延漫林池奇樹異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連屬重閣脩廊行之移

晷不能徧也廣漢後有罪誅沒入爲官園鳥獸草木皆移植上林苑中

五柞宮有五柞樹皆連三抱上枝陰覆數十畝其宮西有青梧觀觀前有三梧桐樹樹下有石麒麟二枚刊其脇爲文字是秦始皇鄜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三尺東邊者前左脚折折處有赤如血父老謂其有神皆含血屬筋焉

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府金玉珍寶不可稱言其尤驚異者有青玉五枝燈高七尺五寸作蟠螭以口銜燈燈燃鱗甲皆動煥炳若列星而盈室焉復鑄銅人十二枚坐皆高三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等各有所執皆綴花朵儼若生人筵下有二銅管上口高數尺出筵後其一管空一管內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紐繩則衆樂皆作與真樂不異焉有琴長六尺安十三絃二十六徽皆用七寶飾之銘曰璠璵之樂玉管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鱗相次吹息亦不復見銘曰昭華之瑄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

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歷然無礙人有疾病在內則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常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高祖悉封閉以待項羽羽併將以東後不知所在

尉陀獻高祖鮫魚荔枝高祖報以蒲桃錦四匹

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爲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內時見戚夫人侍高帝嘗以趙王如意爲言而高祖思之幾半日不言歎息悽愴而未知其術輒使

夫人擊筑高祖歌大風詩以和之又說在宮內時嘗以絃管歌舞相歡娛競爲妖服以趣良時十月十五日共入靈女廟以豚黍樂神吹笛擊筑歌上靈之曲既而相與連臂踏地爲節歌赤鳳凰來至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爲相連愛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碁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菊花舒時并採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

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花酒正月上
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張樂
於流水如此終歲焉戚夫人死侍兒皆復爲民妻
也

何武葬杜却山薄龍坂王嘉冢東北一里

杜子夏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
忠欵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於后土氣魂無
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後卽化封於長安北郭此焉
宴息及死命刊石埋於墓側墓前種松柏樹五株

至今茂盛

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
禮教號爲淮南子一曰劉安子自云字中皆挾風
霜楊子雲以爲一出二入

公孫弘著公孫子言刑名事亦謂字直千金

司馬長卿賦時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
也楊子雲曰長卿賦似不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
邪子雲學相如爲賦而弗逮故雅服焉

長安有慶虬之亦奚爲賦嘗爲清思賦時人不之貴

也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見重於世

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爲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謂大人賦遂作大人賦言神仙之事以獻之賜錦四匹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

樊將軍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於天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應之曰有之夫目矐得酒食燈火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徵大亦宜然故目矐則呪之火花則拜之

乾鵲噪則餒之蜘蛛集則放之况天下大寶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者寶也信也天以寶爲信應人之德故曰瑞應無天命無寶信不可以力取也

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爲兄後生者爲弟今雖俱日亦宜以先生爲兄或曰居上者宜爲兄居下者宜爲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弟時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囂曰良以卯日生囂以巳日生良則以囂爲兄以良

為弟若以在上者為兄，器亦當為弟。昔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勤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為長。近代鄭昌時，文長，積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者為長。霍氏亦以前生為兄焉。枚臯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臯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釜迹矣。楊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三卷終

西京雜記卷第四

丹陽葛洪稚川集

明會稽商濬校

安定皇甫嵩，真玄菟。曹元理，金明算術，皆成帝時人。真嘗自算其年壽，七十二。貞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書其壁以記之。至二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見真算時，長下一算，欲以告之，慮脫真旨，故不敢言。今果較一日。真又曰：北邙青隴，上孤櫬之。西四丈所鑿之，入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槨，即以葬焉。

元理嘗從其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困米忘其
石數子爲吾計之元理以食筋十餘轉曰東困七
百四十九石二升七合又十餘轉曰西困六百九
十七石八斗遂大著困門後出米西困六百九十
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東困不差圭
合元理後歲復過廣漢漢以米數告之元理以手
擊牀曰遂不知鼠之殮米不如剥面皮矣廣漢爲
之取酒鹿脯數片元理復算曰諸蔗二十五區應
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鴟三十七畝應收六百

七十三石千牛產二百犢萬鷄將五萬雛羊豕鵝
鴨皆道其數果祿肴款悉知其所乃曰此資業之
廣何供饋之福邪廣漢慙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
人元理曰俎上蒸豕一頭厨中荔枝一棹皆可爲
設廣漢再拜謝臯自入取之盡日爲歡其術後傳
南季南季傳項瑄瑄傳子陸皆得其分數而失玄
妙焉

衛將軍青生子或有獻騮馬者乃命其子曰騮字叔
馬其後改爲登字叔昇

東帝為董賢起大第於北闕下重五殿洞六門柱壁皆畫雲氣花蔦山靈水怪或衣以綵錦或飾以金玉南門三重署曰南中門南上門南更門東西各三門隨方面題署亦如之樓閣臺榭轉相連注山池玩好窮盡雕麗

平津侯自以布衣為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日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日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

石者居翹材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南越王獻高帝石蜜五斛蜜燭二百枚白鵬黑鵬各一雙高帝大悅厚報遣其使

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蹶不肯前以足跑地久之滕公使士卒掘馬所跑地入三尺所得石槲滕公以燭照之有銘焉乃以水洗寫其文文字皆古異左右莫能知以問叔孫通通曰科斗書也以今文寫之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

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即安此乎死遂葬焉
韓嫣好彈常以金爲丸所失者日有十餘長安爲之
語曰苦饑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
之望丸之所落輒拾焉

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先達稱爲良史之才
其以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爲善而無報也爲項羽
本紀以踞高位者非關有德也及其序屈原賈誼
辭旨抑揚悲而不傷亦近代之偉才

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枚乘爲

柳賦其辭曰忘憂之館垂條之木枝透遲而含紫
葉萋萋而吐綠出入風雲去來羽族既上下而好
音亦黃衣而絳足蝸蟾厲響蜘蛛吐絲階草漠漠
白日遲遲于嗟細柳流亂輕絲君王淵穆其度御
群英而翫之小臣瞽聵與此陳詞于嗟樂兮於是
罇盈縹玉之酒爵獻金漿之醪梁人作諸蔗
酒名金漿庶羞
千族盈滿六庖弱絲清管與風霜而共雕鎗鏗啾
啾蕭條寂寥儁又英髦列襟聯袍小臣莫效於鴻
毛空銜鮮而嗽醪雖復河清海竭終無增景於邊

撩

路喬如爲鶴賦其辭曰白鳥朱冠鼓翼池羽舉脩距而躍躍奮皓翅之猗猗宛脩頸而顧步啄沙磧而相懽豈忘赤霄之上忽池籞而盤桓飲清流而不舉食稻梁而未安故知野禽野性未脫籠樊賴吾王之廣愛雖禽鳥兮抱恩方騰驤而鳴舞憑朱檻而爲歡

公孫詭爲文鹿賦其詞曰鹿鹿濯濯來我槐庭食我槐葉懷我德聲質如緇縵文如素綦啣啣相召小雅之詩歎丘山之比歲逢梁王於一時

鄒陽爲酒賦其詞曰清者爲酒濁者爲醴清者聖明濁者頑駭皆麴滓之麥釀野田之米倉風莫預方金未啓嗟同物而異味歎殊才而共侍流光醴醴甘滋泥泥醪釀旣成綠瓷旣啓且筐且漉載齊庶民以爲歡君子以爲禮其品類則沙洛淥鄗程鄉若下高公之清關中白薄青渚縈停凝醴醇耐千日一醒哲王臨國綽矣多暇召皤皤之臣聚肅肅之賓安廣坐列雕屏綃綺爲席犀璠爲鎮

曳長裾飛廣袖奮長纓英偉之士莞爾而卽之君
王憑玉几倚玉屏舉手一勞四座之士皆若哺梁
焉乃縱酒作倡傾盃覆觴右曰宮中旁亦徵揚樂
只之深不狂於是錫名餌祛夕醉遣朝醒吾君壽
億萬歲常與日月爭光

八孫乘爲月賦其辭曰月出皦兮君子之光鷓雞舞
於蘭渚蟋蟀鳴於西堂君有禮樂我有衣裳猗嗟
明月當心而出隱昌巖而似鉤蔽脩堞而分鏡旣
少進以增輝遂臨庭而高映炎日匪明皓壁非淨

躔度運行陰陽以正文林辯囿小臣不佞

羊勝爲屏風賦其辭曰屏風鞞匝蔽我君王重葩累
繡沓壁連璋飾以文錦映以流黃畫以古烈顯顯
昂昂藩后宜之壽考無疆

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其辭曰高樹凌雲蟠
紆煩寃旁生附枝王爾公輸之徒荷斧斤援葛藟
攀喬枝上不測之絕頂伐之以歸眇者督且聾者
磨礪齊貢金斧楚入名工迺成斯几離竒髣髴似
龍盤馬迴鳳去鸞歸君王憑之聖德日躋鄒陽安

西京雜記 卷四
國罰酒三升賜枚乘路喬如絹人五四

梁孝王入朝與上爲家人之讌乃問王諸子王頓首謝曰有五男卽拜爲列侯賜與衣裳器服王薨又分梁國爲五進五侯皆爲王

河間王德築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學士自奉養不踰賓客

梁孝王子賈從朝年幼竇太后欲強冠婚之上謂王曰兒堪弁矣王頓首謝曰臣聞禮二十而冠冠而字字以表德自非顯才高行安可強冠之哉帝曰

兒堪冠矣餘日帝又曰兒堪室矣王頓首曰臣聞禮三十壯有室兒年蒙懦未有人父之端安可強室之哉帝曰兒堪室矣餘日賈朝至闔而遺其烏帝曰兒真幼矣白太后未可冠婚之

江都王勁捷能超七尺屏風

元后在家嘗有白鷺銜白石大如指墜后積篋中后取之石自剖爲二其中有文曰母天地后乃合之遂復還合乃寶錄焉後爲皇后常并置璽笥中謂爲天璽也

漢朝以玉為虎子以為便器使侍中執之行幸以從中書以武都紫泥為璽室加綠綈其上

茂陵文園陽本瑯琊人善馴野雉為媒用以射雉每以三春之月為茅障以自翳用觥矢以射之日連百數茂陵輕薄者化之皆以雜寶錯廁翳障以青州蘆葦為弩矢輕騎妖服追隨於道路以為懽娛也陽死其子亦善其事董司馬好之以為上客

茂陵少年李亨好馳駿狗逐狡獸或以鷹鷂逐雉兔皆為之佳名狗則有脩毫齧睫白望青曹之名鷹

則有青翅黃眸青冥金距之屬鷄則有從風鷄孤飛鷄揚萬年有猛犬名青駁買之百金

成帝時交趾越雉獻長鳴鷄伺鷄晨即下漏驗之晷刻無差鷄長鳴則一食頃不絕長距善鬪

許博昌安陵人也善陸博竇嬰好之常與居處其術曰方畔揭道張張畔揭道方張寃屈玄高高玄屈寃張又曰張道揭畔方方畔揭道張張寃屈玄高高玄屈寃張三輔兒童皆誦之法用六箸或謂之寃以竹為之長六分或用二箸博昌又作大博經

一篇今世傳

高祖與項羽戰於垓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皆假爲名

東方生善嘯每曼聲長嘯輒塵落帽

京兆有古生者學從橫揣摩弄矢擿丸樗蒲之術爲都掾史四十餘年善詆謾二千石隨以諧謔皆握其權要而得其歡心趙廣漢爲京兆尹下車而黜之終于家京師至今俳戲皆稱古掾曹

婁敬始因虞將軍請見高祖衣旃衣披羊裘虞將軍脫其身上衣服以衣之敬曰敬本衣帛則衣帛見敬本衣旃則衣旃見今捨旃褐假鮮華是矯常也不敢脫羊裘而衣旃衣以見高祖

祖與項新戰於城下花將軍居在費將軍居在
假為名
東方生
京兆有古宅者學世稱瑞屋弄天搖九擇游之術
都操史四十餘年善記夜二千石隨以
不殖翅羊案而示前示以良高卧
婚本示前示前良今欲就臥對華良獻常世
知其良上示則以示之婚曰婚本示昂則示良

西京雜記卷第五

冊陽葛洪稚川集

明會稽商濬校

會稽人顧翽少失父事母至孝母好食雕胡飯常帥
子女躬自採擷還家導水鑿川自種供養每有羸
諸家亦近太湖湖中後自生雕胡無復餘草蟲鳥
不敢至焉遂得以為養郡縣表其閭舍
齊人劉道強善彈琴能作單鵠寡鳧之弄聽者皆悲
不能自攝

趙后有寶琴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為龍鳳螭鸞古

賢列女之象亦善爲歸風送遠之操

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爲國士所推尚爲賢良國人鄉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着冠履以與之又贈以芻一束素絲一襪撲蒲一枚書題遺之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爲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爲纒倍纒爲升倍升爲絨倍絨爲紀倍紀爲纓倍纓爲襪此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勲效名節亦復如之勿以

小善不足脩而不爲也故贈君素絲一襪撲蒲者以土爲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蒲則撲之士麤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蒲之敗可不誠歟故贈君撲蒲一枚猗嗟盛歟山川阻脩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弘荅爛敗不存

漢朝與駕祠甘泉汾陰備千乘萬騎大僕執轡大將軍陪乘名爲大駕

司馬車駕四中道

辟惡車駕四中道

記道車駕四中道

靖室車駕四中道

象車鼓吹十三人中道

式道候二人駕一左右一人

長安都尉四人騎左右各二人

長安亭長十人駕左右各五人

長安令車駕三中道

京兆掾史三人駕一分三分

京兆尹車駕四中道

司隸部京兆從事都部

從事別駕一車三分

司隸校尉駕四中道

廷尉駕四中道

太僕宗正引從事駕四左右

太常光祿衛尉駕四三分

太尉外部都督令史賊曹屬倉曹屬戶曹屬東曹屬

西曹掾駕一左右各三

太尉駕四中道

太尉舍人祭酒駕一左右

司徒列從如太尉王公騎令史持戟吏亦各八人鼓吹一部

中護軍騎中道左右各三行戟楯弓矢鼓吹各一部

步兵校尉長水校尉駕一左右

隊百匹左右

騎隊十左右各五

前軍將軍左右各二行戟楯刀楯楯鼓各一部七人

射聲翊軍校尉駕二左右二行戟楯刀楯鼓吹各一部七人

驍騎將軍遊擊將軍駕三左右二行戟楯刀楯鼓吹各一部七人

黃門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駕四

前黃麾騎中道

自此分爲八校左右四

護駕御史騎左右

御史中丞駕一中道

謁者僕射駕四

武剛車駕四中道

九旂車駕四中道

雲罕車駕四中道

皮軒車駕四中道

闕戟車駕四中道

鸞旗車駕四中道

建華車駕四中道左

虎賁中郎將車駕二中道

護駕尚書郎三人騎三分

護駕尚書二中道

相風烏車駕四中道

自此分為十二校左右各六

殿中御史騎左右

興兵中郎騎中道

高華中道

翼罕左右

御馬三分

節十六左右各八

華蓋中道

自此分爲十六校

左八石八

剛鼓中道金根車

自此分爲二十校滿道

左衛將軍

右衛將軍

華蓋自此後麋爛不存

元光元年七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何物

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天地之氣陰

陽相半和氣周迴朝夕不息德用事則和氣皆

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

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十月

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

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

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故亦謂之陰月

自十月已後陽氣始生於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

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

用事自四月已後陰氣始生於天上漸冉流散故

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

西京雜記 卷五
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
移無有差慝運動抑揚更相動薄則重蒿歛蒸而
風雨雲霧雷電雪雹生焉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
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
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實若無若虛若方
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
合速故雨大而踈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
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
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爲大雨下凝爲冰霰

雪是也雹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
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
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
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寒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
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
喬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
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
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
爲褻沴之妖也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

陰不孤立陽不獨存邪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為陽陰用事此則氣為陰陰陽之時雖異而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加火水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為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為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其著者葶藶死於盛夏

欵冬花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焰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敞曰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上蒸成雪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敞曰雨既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則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敞曰月中何日日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敞曰然

則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涼失度敞曰災沴之氣其常存邪曰無也時生耳猶乎人四支五臟中也有時及其病也四支五臟皆病也敞遷延負牆俛揖而退

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頭於中惡其矢躍而出也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為驍言如博之擊梟於掌中為驍傑也每為武帝投壺輒

豆 鬚當作

賜金帛

武帝以象牙為簞賜李夫人

賈誼在長沙鵬鳥集其承塵長沙俗以鵬鳥至人家主人死誼作鵬鳥賦齊死生等榮辱以遣憂累焉李廣與兄弟共獵於冥山之北見卧虎焉射之一矢即斃斷其髑髏以為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為洩器示厭辱之也他日復獵於冥山之陽又見卧虎射之没矢飲羽進而視之乃石也其形類虎退而更射鏃破斡折而石不傷余嘗以問楊子雲子

雲曰至誠則金石為開余應之曰昔人有遊東海者既而風惡船漂不能制船隨風浪莫知所之一日一夜得至一孤洲共侶歡然下石植纜登洲煮食食未熟而洲沒在船者斫斷其纜船復漂蕩向者孤洲乃大魚怒掉揚鬣吸波吐浪而去疾如風雲在洲死者十餘人又余所知陳縞質木人也入終南山採薪還晚趨舍未至見張丞相墓前石馬謂為鹿也即以斧搗之斧缺柯折石馬不傷此二者亦至誠也卒有沈溺缺斧之事何金石之所感偏乎子雲無以應余

西京雜記卷第五

食食未熟而游... 者孤洲乃大魚怒... 雲在洲死者十餘人... 終南山採薪還晚... 謂爲鹿也即以... 訓乎... 事... 以... 訓... 事... 以... 訓...

西京雜記卷第六

丹陽葛洪稚川集

明會稽商

濬校

魯恭王得文木一枚伐以爲器意甚玩之中山王爲賦曰麗木離披生彼高崖拂天河而布葉橫日路而摧枚幼雛羸殼單雄寡鷗紛紜翔集嘈嗷鳴啼載重雪而稍勁風將等歲於二儀巧匠不識王子見知乃命班爾載斧伐斯隱若天崩豁如地裂花葉分披條枝摧折既剝既刊見其文章或如龍盤虎踞復似鸞集鳳翔青縞紫綬環壁珪璋重山累

嶂連波疊浪奔電屯雲薄霧濃零麤宗驥旅鷄族
雉群蠟繡鴛錦蓮藻芟文色比金而有裕質參玉
而無分裁爲用器曲直舒卷脩竹映池高松植巖
制爲樂器婉轉蟠紆鳳將九子龍導五駒制爲屏
風鬱第窮隆制爲杖几極麗窮美制爲枕案文章
璀璨彪炳渙汗製爲盤盃采玩踟躕猗歎君子其
樂只且恭王大悅顧眄而笑賜駿馬二匹

廣川王去疾好聚無賴少年遊獵畢弋無度國內家
藏一皆發掘余所知爰猛說其大父爲廣川王中
尉毋諫王不聽病免歸家說王所發掘冢墓不可
勝數其奇異者百數焉爲余說十許事今記之如
左

魏襄王冢皆以文石爲槨高八尺許廣狹容四十人
以手捫槨滑液如新中有石牀石屏風婉然周正
不見棺柩明器蹤跡但牀上有玉唾盃一枚銅劍
二枚金玉雜具皆如新物王取服之

哀王家以鐵灌其上穿鑿三日乃開有黃氣如霧觸
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

一戶無扃鑰石牀方四尺牀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帶劔復入一戶石扉有關鑰叩開見棺柩黑光照人刃斫不入燒鋸截之乃漆雜兕革為棺厚數寸累積十餘重力不能開乃止復入一戶亦石扉開鑰得石牀方七尺石屏風銅帳鏹一具或在牀上或在地下似是帳糜朽而銅鏹墜落牀上石枕一枚塵埃臄臄甚高似是衣服牀左右石婦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櫛鏡鑷之象或有執盤奉食之形無餘異物但有鐵鏡數

百枚

魏王子且渠冢甚淺狹無棺柩但有石牀廣六尺長一丈石屏風牀下悉是雲母牀上兩屍一男一女皆年二十許俱東首裸卧無衣衾肌膚顏色如生人鬚髮齒爪亦如生人王畏懼之不敢侵近還擁閉如舊焉

袁盎冢以瓦為棺槨器物都無唯有銅一枚

晉靈公冢甚瑰壯四角皆以石為獾犬捧燭石人男女四十餘皆立侍棺槨無復形兆屍猶不壞孔竅

西京雜記 卷六
中皆有金玉其餘器物皆朽爛不可別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空五合水光潤如新王取以爲書滴

幽王家甚高壯羨門既開皆是石堊撥除丈餘深乃得雲母深尺餘見百餘屍蹤橫相枕籍皆不朽唯一男子餘皆女子或坐或卧亦猶有立者衣服形色不異生人

樂書家棺柩明器朽爛無餘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逐擊之不能得傷其左脚其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脚乃以杖叩王左脚王覺脚腫痛生瘡至死不差

太液池中有鳴鶴舟容與舟清曠舟採菱舟越女舟太液池西有一池名孤樹池池中有洲洲上黏樹一株六十餘圍望之重重如蓋故取爲名
昆明池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建樓櫓戈船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旌旒葆麾蓋照灼涯涘余少時猶憶見之

韓嫣以玳瑁爲牀

漢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太史公司馬談世爲
太史子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史記
續孔氏古文序世事作傳百三十卷五十萬字談
死子遷以世官復爲太史公位在丞相下天下上
計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
法司馬氏本古周史佚後也作景帝本紀極言其
短及武帝之過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降
匈奴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宣帝以其官爲令
行太史公文書事而已不復用其子孫

皇太子官稱家臣動作稱從

杜陵秋胡者能通尚書善爲古隸字爲翟公所禮欲
以兄女妻之或曰秋胡已經娶而失禮妻遂溺死
不可妻也馳象曰昔魯人秋胡娶妻三月而遊宦
三年休還家其婦採桑於郊胡至郊而不識其妻
也見而悅之乃遺黃金一鎰妻曰妾有夫遊宦不
返幽閨獨處三年于茲未有被辱于今日也採不
顧胡慚而退至家問家人妻何在曰行採桑於郊
未返旣還乃向所挑之婦也夫妻並慙妻赴沂水

而死今之秋胡非昔之秋胡也昔魯有兩曾參趙
有兩毛遂南曾參殺人見捕人以告北曾參毋野
人毛遂墜井而死客以告平原君平原君曰嗟乎
天喪予矣既而知野人毛遂非平原君客也豈得
以昔之秋胡失禮而絕婚今之秋胡哉物固亦有
似之而非者玉之未理者為璞死鼠未腊者亦為
璞月之旦為朔車之軸亦謂之朔名齊實異所宜
辨也

洪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一百卷無首尾題目但以
甲乙丙丁紀其卷數先公傳云歆欲撰漢書編錄
漢事未得締構而亡故書無宗本止雜記而已失
前後之次無事類之辨後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
甲終癸為十秩秩十卷合為百卷洪家具有其書
試以此記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氏有小異
同耳并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今抄出為二卷
名曰西京雜記以裨漢書之闕爾後洪家遭火書
籍都盡此兩卷在洪巾箱中常以自隨故得猶在
劉歆所記世人希有縱復有者多不備足見其首

西京雜記 卷之六
尾參錯前後倒亂亦不知何書罕能全錄恐年代
稍久歆所撰遂没并洪家此書二卷不知出所故
序之云爾

洪家復有漢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漢武故事二卷
世人希有之者今并五卷爲一秩庶免淪没焉

西京雜記卷之六 終

